

音乐厅南厅一楼,每天中午有小音乐会。没有几排座,座边都有小圆桌,每人一杯咖啡或是一杯茶,也可以领一本小册子,介绍演出的艺术家和曲目,坐下来仔细阅读,等候演出开始,心里特别安定。这样薄薄、简简的阅读,虽然轻松但不肤浅,一个人不是只能在很厚很重的书前坐着才会丰富的,薄薄、简简的阅读,不庞大大复杂,甚至没有细节,读了那么几页,谈吐间就已经有了新味道、新语句,音乐、艺术、文学之类,哪怕只把它们写在说明书、简介上,都是可以给你档次的,上海人从小习惯讲档次。

南厅

梅子涵

年轻的少,都是些上年纪的上海人,他们常常来,有的彼此认识,会轻声地说着话。讲的都是音乐,不说小菜场买菜的事。关

于本场曲目,或者演奏家毕业于哪个音乐学院,在哪个国家留过学,师从谁,不都是小册子上的,有些小册子没有写,不知从哪儿打听到的。甚至有些夸张地强调,今天的小提琴家琴是拉得好的,但是那把琴比较一般,如果换另一种琴就没有缺点了。上海人也很喜欢夸张地说“没有缺点了”,他们说“没有缺点”的时候神情也没有缺点。

今天的这一场是探戈音乐,小提琴、大提琴、钢琴三重奏。小提琴家漂亮、

韵味,她也是报幕人和音乐解说。南厅一楼中午的音乐会都有音乐解说,只说很少的话就把本场的音乐述析清楚,听琴人毕竟不是拉琴人,就像读小说的人不是小说家,所以听听这样的述析,会有感觉,接下来的气息里你可以大概知道它的春夏秋冬,花开叶落。这不能算启蒙,因为常来这南厅的应当都是在各种年纪里已经踏进了旋律,自己给自己打过很多次拍子的,而真正的启蒙,应该是从头像告诉你,什么叫音乐。

我想自己真是和音乐挨得很近。小时候拉手风琴,虽然不成气候,对门和我一起拉手风琴的祖康后来在美国成为业余的大提琴家。中学毕业后去农场,当个砖瓦工人,同去的知青里竟然有一个又一个的音乐青年。那个简陋的食堂,这边是买饭的窗口,那边是矮矮的土台,土台既让领导坐在上面兴致勃勃做着那个年代的

报告,也每逢节日音乐青年就在上面演出。那全是一些“革命者”都熟悉的旋律,我们坐在小凳子上毫无疑问地倾听,毫不遗憾留情地鼓掌,坐在那个下午或晚上的土台下,农场的日子变得毫不艰难,小小的砖瓦厂四季都有音乐。后来,有人考到大军区歌舞团去了,有的进了音乐学院。我还经常地走过水泥桥,到对面的文化干



子涵夜话

抗战前,很大一部分广东人聚居在虹口武昌路一带。我父亲的几家店都在虹口。我便是1923年诞生在闵行路巡捕房(今警察局)东边他的一家店翰记木器号楼上的。当时武昌路上有一家大酒楼,叫粤商楼。我可能太小了,没资格进这家大酒楼。我一点也没有进过这家大酒楼的印象。我只记得大人第一次带我吃大菜,是在南京路永安公司附设的大东旅馆。要是去过粤商楼,我应有印象。我五岁就去广州了。时为1928年。

说杏花楼

任溶溶

十年后,1938年我回上海,此时虹口被日军占领,我父亲的店搬到了租界四川路北京路口。这时广东人办喜事摆酒什么的,就改到四马路的杏花楼。杏花楼是家百年老店。查资料,它创建于1851年,起

先是一家单开门面的甜品粥店,后来才发展起来的。它的招牌还是我父亲的好友、前清榜眼朱汝珍世伯写的呢。杏花楼成了广东人摆酒的大酒楼,我侄女满月,我弟弟结婚,都是在这里摆酒的。我们广东人爱饮茶,饮茶的地方就是杏花楼和南京路新雅饭店。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几个广东朋友天天在杏花楼吃早茶。不过吃饭,我是去新雅的时间多,因为从我家出门,到新雅更方便。

不过杏花楼的蒸鱼非常出色。在粤菜中,蒸鱼是重要的菜。还有点心,我爱吃杏花楼过去的鸡球大包。鸡球大包内有冬菇与一块鸡,吃这大包等于吃一道粤菜冬菇炆鸡。只可惜上海人不习惯大包里有鸡骨头,杏花楼为了适应上海人口味,把鸡球大包改为鸡肉米馅的鸡包,那就跟肉包差不多,大煞风景。

杏花楼还有一个名牌产品,就是中秋月饼。不过我不爱吃月饼,就不谈了。

接下来,我们就听着《四季》《一步之遥》《革命者》。皮拉佐拉也是音乐革命者。《四季》里听得见十六世纪西班牙船人披着风浪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港口时看见了如此风光的巨声欢呼,从此,这儿的春夏秋冬便是他们的四季,而那四季流动在这上海的一个小小南厅的角落,连同华丽的西洋味的厅顶和四壁,骤然地就强烈地性感起来,可是又被诗意稳稳地压下。上海的确永远就是这个样子,我从小到大都这么在它的之间游荡,很多上海人都这样。演奏要结束了,漂亮的小提琴家突然说起诗人聂鲁达的诗:我爱她而且有时她也爱我而她不在我身边/这就是一切了爱情太短/遗忘太长借着如同今晚的夜我借拥她入怀我的灵魂因失去了她而失落/这是她最后一次让我承受伤痛而这些便是我为她写的最后的诗句。最后我们听一首《遗忘》。她笑着看大提琴家和钢琴家,两个男人也斯文微笑地看着她。她说,我们三个每一

次演奏,他俩都会说,这一次绝不再演奏《遗忘》,可是每一次的结尾,他们又都说再演奏一次吧!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你们可以问他们,有什么故事?听着《遗忘》,我便明白,是没有人希望结束的,没有人能忘记这南厅的上海中午,它的厅顶和四壁,它的角落角落。这样一个浪漫中午,票价是十元,包括咖啡和茶。上海真是依然诗性和健康。



画室内的写生 (油画) 冷军

只要稍加留意就会发现,我们周围有的人喜欢讲“话又说回来”,这种人智商一定很高。

你说:宰相肚里能撑船。他接着你的说:话又说回来,有仇不报非君子。他的话没有错,你的话似乎就有些多余了。

你说:大丈夫宁死不屈。他接着说:话又说回来,大丈夫应该能屈能伸。

你说:俗话说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他讲:话又说回来,我听到过另一句俗话说叫不撞南墙

次演奏,他俩都会说,这一次绝不再演奏《遗忘》,可是每一次的结尾,他们又都说再演奏一次吧!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你们可以问他们,有什么故事?

听着《遗忘》,我便明白,是没有人希望结束的,没有人能忘记这南厅的上海中午,它的厅顶和四壁,它的角落角落。

这样一个浪漫中午,票价是十元,包括咖啡和茶。上海真是依然诗性和健康。

话又说回来

童孟侯

不回头。任你你说什么他都可以悄悄把你颠覆了,瞬间就占据有利地形。但他们一般很婉转很随意,口气也很平缓,绝对不会大声斥责“你这是什么话”,也不说“你说的话我绝对不同意”,他只是说五个字“话又说回来”。大家在一起说说说,说回来和说过去都是可以的。

“话又说回来”是特别俏皮的话,是说这话的人往往是常胜将军。

以一个很平常的家庭为例,老爹吃晚饭的时候埋怨:青菜太少了,怎么都是肉啊?奶奶说:冷风一刮,大雨一落,乡下人菜就少收了。媳妇说:青菜要卖到十几块一斤,不像话。老爹不动声色地说:话又说回来,青菜再贵,也贵不过肉,所以要多买点蔬菜吃吃。

比如隔壁大明的脑袋让同学打破了,送到医院包扎。老爹说:都是武侠小说看得太多了,同学怎么能动手打人呢?没有王法了!不过话又说回来,同学也不会平白无故打大明,对不对?老爹讲得大明妈妈若有所思。

当然,讲“话又说回来”这句话的人必须轧苗头,如果一个集团公司效益年年滑坡,董事长在展望2017年远景的时候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我们不要丧失信心……这时候,一个前台的收信接电话的员工来一句:话又说回来,拔了毛的凤凰不如鸡。那么,人事部的经理当天就会通知你:到财务部去结账吧。

有位教授深入研究后说:“话又说回来”这句话有一种别有意味的歧义美呢。

谁胜了?当然是老爹。没过几天到了大年三十,一家人聚在一起吃年夜饭。老阿奶把青菜香菇萝卜都夹到老爹的碗里:吃吧,都是你喜欢吃的蔬菜,特地叫媳妇去买的。老爹讲:话又说回来,新年新势要多吃点肉,否则像穷过年。

谁胜了?还是老爹。老爹喜欢讲的“话又说回来”,其实不是他的深刻谋略,只是他不知不觉喜欢否定,这个转折,在不同场合都能派用场。

比如隔壁大明的脑袋让同学打破了,送到医院包扎。老爹说:都是武侠小说看得太多了,同学怎么能动手打人呢?没有王法了!不过话又说回来,同学也不会平白无故打大明,对不对?老爹讲得大明妈妈若有所思。

当然,讲“话又说回来”这句话的人必须轧苗头,如果一个集团公司效益年年滑坡,董事长在展望2017年远景的时候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我们不要丧失信心……这时候,一个前台的收信接电话的员工来一句:话又说回来,拔了毛的凤凰不如鸡。那么,人事部的经理当天就会通知你:到财务部去结账吧。

有位教授深入研究后说:“话又说回来”这句话有一种别有意味的歧义美呢。

有位教授深入研究后说:“话又说回来”这句话有一种别有意味的歧义美呢。

有位教授深入研究后说:“话又说回来”这句话有一种别有意味的歧义美呢。

有位教授深入研究后说:“话又说回来”这句话有一种别有意味的歧义美呢。



夜光杯

为母亲补衣服

宣轩

随着洗衣机的声声鸣叫,我起身来到天井,将晒干的衣服收上,将刚洗净的衣服晾上。此时是凌晨三点多,四周寂静而凉爽。在炎热的新加坡,这是一天中最舒服的时段。

忽而,在收下的衣服中发现母亲长裤的腰带坏了,里面的松紧带露出来了——母亲当然是不舍得就此丢掉这条裤子的。于是,我打开针线盒,开始为母亲缝补。

已经很久没有拿针线了。在一针针的穿引中,我满眼是小时候随母亲学纳鞋底、学踩缝纫机、学做小棉鞋、学织绒线衫的温馨。转眼,母亲就要过八十大寿了。漂泊在外这么多年,能这般地与母亲同住一个屋檐,看母亲甜甜的熟睡,听母亲滔滔的唠叨,与母亲同桌进餐,教母亲成功地遥控各种电器,是一种怎样的幸福?

母亲已经是出门需坐轮椅的老人了,终于

说服母亲来新加坡,令我欣慰。在沪时,她有时候一整天没有说一句话。而今,每天一放学,我就带着学生作业“飞”回家;只要有空,我就开着车或推着车陪母亲四处转悠;甚至在学校假期,与家人一起推着母亲出国旅游。

这些天,母亲常常喜欢揣着她的小音乐播放器,独自蹒跚地坐电梯下楼,躺在游泳池边的藤椅上,边听音乐边欣赏蓝天白云人们的戏水。我在阳台上看着这一幕,总会升起满满的幸福。

为母亲缝补衣服,予母亲舒适的晚年,分享母亲的智慧,回报母亲一生的辛劳,是我们这一辈难得的奢侈。我无法不珍惜。

随着洗衣机的声声鸣叫,我起身来到天井,将晒干的衣服收上,将刚洗净的衣服晾上。此时是凌晨三点多,四周寂静而凉爽。在炎热的新加坡,这是一天中最舒服的时段。

忽而,在收下的衣服中发现母亲长裤的腰带坏了,里面的松紧带露出来了——母亲当然是不舍得就此丢掉这条裤子的。于是,我打开针线盒,开始为母亲缝补。

已经很久没有拿针线了。在一针针的穿引中,我满眼是小时候随母亲学纳鞋底、学踩缝纫机、学做小棉鞋、学织绒线衫的温馨。转眼,母亲就要过八十大寿了。漂泊在外这么多年,能这般地与母亲同住一个屋檐,看母亲甜甜的熟睡,听母亲滔滔的唠叨,与母亲同桌进餐,教母亲成功地遥控各种电器,是一种怎样的幸福?

母亲已经是出门需坐轮椅的老人了,终于

说服母亲来新加坡,令我欣慰。在沪时,她有时候一整天没有说一句话。而今,每天一放学,我就带着学生作业“飞”回家;只要有空,我就开着车或推着车陪母亲四处转悠;甚至在学校假期,与家人一起推着母亲出国旅游。

这些天,母亲常常喜欢揣着她的小音乐播放器,独自蹒跚地坐电梯下楼,躺在游泳池边的藤椅上,边听音乐边欣赏蓝天白云人们的戏水。我在阳台上看着这一幕,总会升起满满的幸福。

为母亲缝补衣服,予母亲舒适的晚年,分享母亲的智慧,回报母亲一生的辛劳,是我们这一辈难得的奢侈。我无法不珍惜。

多谢梁君画牡丹,书家笔下迎非闲。青莲凤有花王癖,词谱清平崇醉颜。

这是著名女诗人朱蕴辉老人在三十年前写给我的诗。1987年,我在朱蕴辉老人的推荐之下,加入了上海诗词学会,成为上海诗坛大家庭中的一员。

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在静安区政协艺校兼任书画并进班教师,朱蕴辉老人的女儿孙定慧是这个班级的大班长。从她那里,我逐渐了解了她的母亲是一位很了不起的诗人。蕴辉老人字梅云,号龙吟馆主,1916年生于上海,十七岁学骈散文,二十二岁毕业于上海正风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后从钱小山先生研究诗词。曾任世恩中小学校长十余年,并自设诗社教授诗词,1983年被上海市政府聘任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蕴辉老人非常重视女儿的书画学习,从她女儿那里看到了我写的字、刻的印、画的画以及画上的自题诗,大班长告诉我说,妈妈很赞赏老师的多方面涉猎。孙班长还多次带来了老人题赠我的诗,对于老人的谬赞,我自然是不敢当。老人是一位真正的诗人,在她的眼中,没有什么东西是人不了诗的诗,她的内心洋溢着诗情,口中笔下,出来的自然便是诗句。她曾有《自嘲》诗:“片刻即成十首诗,难忘积习自嘲痴。”中外古今,大事小事在老人的笔下无一不能成其为诗材,平生创作诗词难计其数,搜集刊印的就有《诗史录》《古今伉俪录》《莎氏乐府本事诗》等等。蕴辉老人更擅长按谱填词,较其诗作,更显得温文典雅,顾盼生情。

1987年的某一天,大班长给了我一张上海诗词学会会员登记表,说是蕴辉老人要推荐我加入学会。我拿着表格却拿不定主意,于是专程去找苏渊雷老先生,想听听老先生的看法,老先生的态度很明朗:“好的,好的,可以多多学习嘛。”我很崇敬苏老,喜欢听

春游散曲

王养浩

平潭岛

举目海峡飞彩桥,群岛通大道,碧海白帆旭日照。琼楼俏,放眼鲜花芳草娇。咫尺宝岛,细说同胞,迎春挥手笑。

榕城西湖

昨夜春雨浑不知,碧湖挂银丝,榕棹棹飞鸟。问长堤,苏堤白堤似有诗。雨中西窗谁言是?晴雨各宜最相思。



惠安崇武古城

金沙依碧海,旭日显彩。海鸥低低觅食在,白帆每每乘风来。涛涌诗怀。古城拂尘埃,继往开来。威帅挥戈驱狼豺,惠安雕石震四海。名传千代。

暂别土楼

夕阳落西边,暮色上群山,红灯高挂土楼前,云水谣唱遍。回眸昔年旧颜,鸡鸣新年,春风拂面。

加入诗词学会三十年

茆帆

苏老浓浓的浙南腔吟诵诗词,觉得浙南腔的吟诵比我父亲山东腔吟诵的要好听得更多。苏老和蕴辉老人一样,怀着一颗诗心,勃发着无处不在的诗情。从他们身上,我明白了,并非懂点格律,能写几句话,就能配得上“诗人”这个称号。除了“诗心”“诗情”之外,前辈们说的“诗思”“诗意”“诗才”,诸如此类汇拢起来,才可以塑成一位“诗人”。我自愧未能像前辈们那样具备这些资质,因此我对于蕴辉老人推荐我加入诗词学会真的是拿不定主意。听了苏老的话,我才恭恭敬敬地填写了那张表格。

于是,我就成了上海诗词学会的会员了。听副会长杨逸明先生说,我在1987年填写的这张上海诗词学会会员登记表,现在还保存在学会的档案资料里。回想往事,朱、苏二位老人俱已作古,所谓“墓木已拱”,令人怅然。

1997年10月23日,在豫园古戏台

举行的上海诗词学会国际研讨诗词吟唱会上,蕴辉老人写过多首律诗和绝句,其中一首写道:“美国诗人咏李诗,举头望月动乡思,唐音远播大洋岸,欧亚吟声神韵怡。”想必当时是非常热闹的情景,可惜我未能躬逢其盛。那时也不太可能全程录音录像,否则在上海诗词学会的档案资料中,一定会成为浓墨重彩的一页。

我曾经为蕴辉老人画过一幅荷花图,上面题有自己写的不像样子的诗句。荷花是我很喜欢画的题材,也陆陆续续地写过几首“咏荷”,在此,我想抄录其中一首,用它来向蕴辉老人汇报一下,看看我在这三十年里是不是有了些许长进——

从自濂溪传诵后,比肩名卉起纷纭。无关富贵缘风骨,得似清奇附月魂。碧玉下谁非过客,凡尘中莫枉称尊。可怜一夜轻狂雨,摧落红妆满地痕。

十日谈

风云诗会

迎春总念根基好,请看明日本栏。